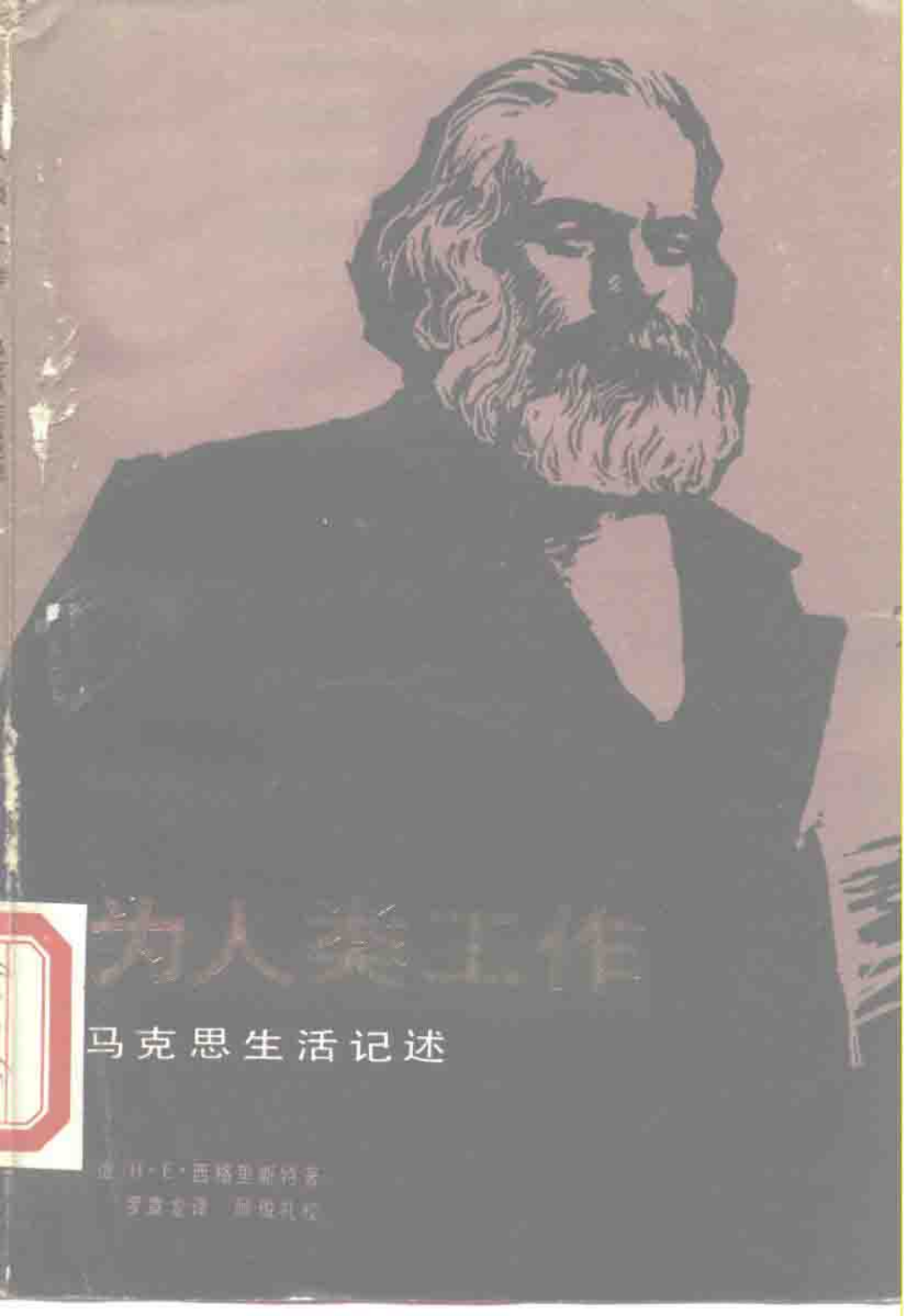




为人类工作

马克思生活记述

德·H·C·西格堡斯格著

罗曼龙译 顾悦礼校

为人类工作

——马克思生活记述

〔德〕 H·E·西格里斯特 著
罗 章 龙 译
顾 俊 礼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为 人 类 工 作

——马克思生活记述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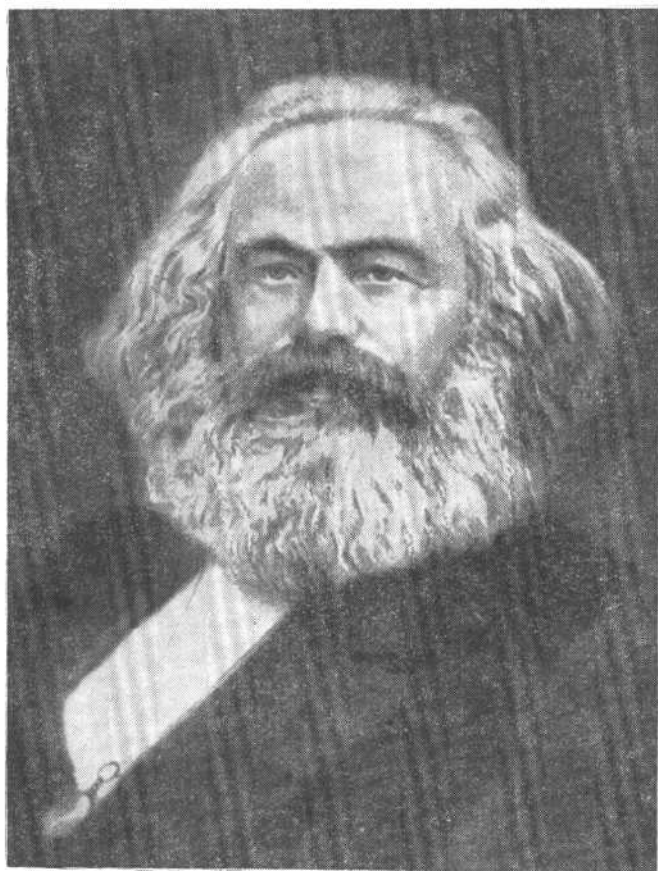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625 印张 4 插页 85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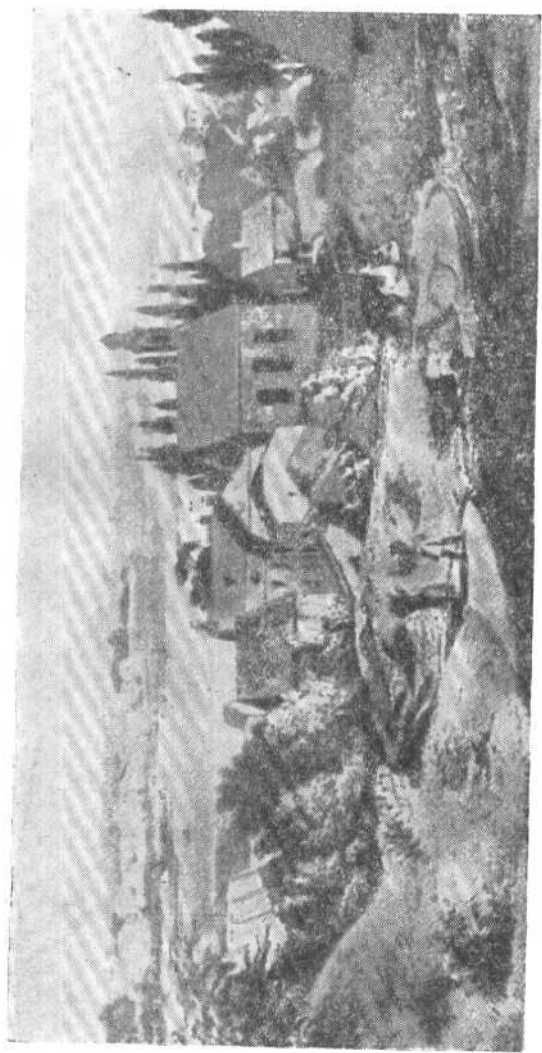
1981年3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1,601—43,600 册

统一书号: 3190·016 定价: 0.45 元



卡尔·马克思



十九世纪初摩塞尔河畔的特利尔城



大学生时代的马克思（十八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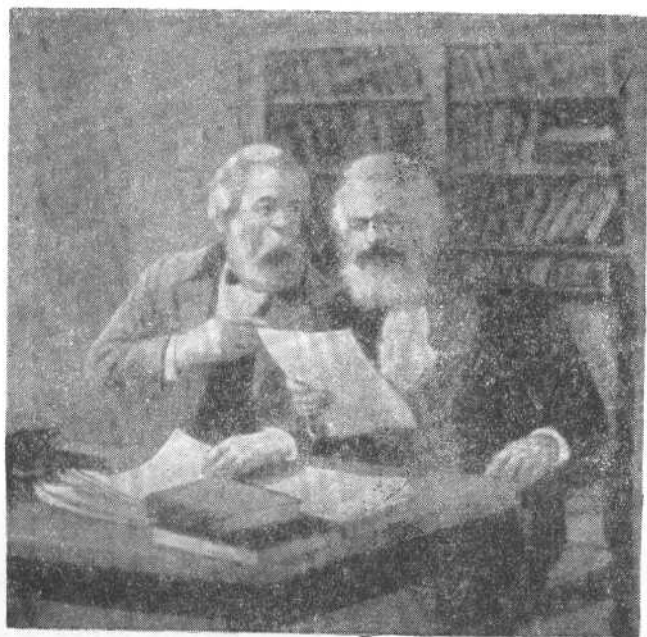


同马克思订婚时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亨利希·海涅于一八四四年在马克思
和燕妮的巴黎住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行科学讨论



前 言

翻译马克思传记是我多年的宿愿，六十年前就有此想法，但因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不到合适的版本，计划未能实现。一九二四年赴欧洲工作时，在德国我特意到马克思故乡特利尔城访问游历，搜集关于马克思生平的文献资料，并利用工作余暇进行翻译，可惜这部书稿在归国途中遗失。解放后我在武汉湖北大学任教时，无意中发现西格里斯特所著《为人类工作——马克思生活记述》一书，大喜过望，当即着手翻译，完成了初稿；一九七九年我调北京工作，又重整旧稿。在这过程中，幸得顾俊礼同志鼎力相助，他不仅精心校订原稿，并且增加了注释；李国麟同志又对译稿作了最后校阅，提了许多宝贵意见。当此书与读者见面之际，在此，特致谢意。

罗 章 龙

1980年2月立春日于北京

为人类工作

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

——弗·恩格斯

一八一八年四月的最后几天给摩塞尔河谷带来了初夏的温馨，桃树上的红花、樱桃树上的白花早就凋谢了。五月初，古老的罗马式城市特利尔的筑有炮位的花园里，早熟的樱桃树已经摇曳着嫩绿色的新果，只有近处的葡萄山上还没有多少春天的景色。葡萄树的蕾芽已经萌发，葡萄藤的嫩汁就象新酿的葡萄酒那样，稠黏地、芬芳地使劲浸入褐色的苞叶象要喷出来似的。暖风轻盈拂过山坡，阳光抚摸着片岩间小粒的石英，这时山上总是一闪一闪地发出闪烁的光辉。

摩塞尔河谷变得生气活泼起来，几个星期以来到处洋溢着渔夫们的喧嚷声，这是从山上传到城里大街上的回声。穿着五彩缤纷的衣服的妙龄少女手挽手地漫游街巷，她们的小辫子上系饰着各种彩色发带，不断地对青年小伙子投以倾慕的流盼。

五月四日的夜里，律师兼公证人亨利希·马克思在布吕肯巷664号住宅的房间里神情不安地踱来踱去。这位心情喜悦、安详文雅的人一再把耳朵紧紧地贴到房门上倾听，焦急地把两个拇指

插进背心的肩缝，他向走廊跑了几步，随后又重新仔细察听。这样过去了几个钟头，直到那位城里的助产妇阿尔普士大娘最后从卧室里匆匆地跑出来含笑携着他的衣袖告诉他，他已经做了儿子的父亲了。

这个男孩是五日凌晨大约两点钟^①的时候出生的。他是这位律师同父姓普列斯堡的罕丽达结婚后生的第二个孩子，取名卡尔·亨利希。

* * *

壁炉上的小小座钟在镀金的钟座内嘀哒嘀哒地响着，华丽的台灯的明亮光辉下，律师正在低头读一本书。

“罕丽达，这位伏尔泰是那些最善良的人们中的一位，可惜你对文学的兴趣不大。”

这时，罕丽达却转身望着她的儿子。她那年青的、但却充满母爱的面庞幸福地注视着那个坐在地毯上玩的儿子的浓厚的黑发，儿子有时瞪着大眼睛望着她。

“他说过，写作必须朴实，必须了解人类的心声，并且让它说出来。另外你知道，他已经为法兰西发现了一位莎士比亚呢！”

但随后，亨利希·马克思想起他的妻子对这些事并不感兴趣，他的罕丽达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家务方面，因此读的书很少。

他重新打开书，开始阅读“Cosi-Sancta，一个小小的错误带来了许多好处。”他几乎还没有开始看书，侍女就报告年青的弗里德里希斯来访。

一八一七年十月，弗里德里希斯同来自各大学城的五百名大学生一起经由瓦尔特堡到爱森纳赫去。在那里，他的朋友里曼在

^① 原文有误。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上午9时诞生。——译者

城堡的骑士厅发起爱国统一运动。学生们把可恨的反动文告和一根殴打士兵的棍棒扔到火里烧了。

“您请坐，同事先生，我发现您又在生气。”律师指着华贵的罗可可式椅子请客人坐下。

弗里德里希斯是高等法院的陪审员，他参加了泛德意志大学生协会。在该会的纲领中写道：德国是统一的，而且应该只有一种思想、一条心。

弗里德里希斯热情地、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们究竟生活在怎样一个国家里！三十四个诸侯分割了国家政权；成百个关税区把德国内部互相封锁起来；费希特被禁止活动，施泰因遭受迫害，而诗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则被解除了教授职务；国王今天是否还履行他的诺言呢？他本来想给我们制订一部宪法，可今天他不再想这件事了！律师先生，您看看人民的处境吧！奴隶制虽然废除了，但是农民今天的生活改善了吗？！我们需要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德意志联邦正处在梅特涅暴君的严密控制之下！

弗里德里希斯从他的坐椅上跳起来，他豪放地做了一个手势，说：

“而您呢，同事先生？我看，您只是安闲地、自我陶醉地读拉辛和伏尔泰的著作！”

亨利希·马克思试图使这位年青的同事安静下来，但弗里德里希斯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至于卡尔斯巴德决议吗？监视大学、大学教授和大学生——检查报纸，禁锢思想，通过制订取缔煽动民众的法律放逐一切爱国人士，就连大学生听讲笔记本也要反复侦查。可耻，简直太可耻了！”

亨利希·马克思不知不觉地同意了弗里德里希斯的话。这位

青年同事讲得完全对。德意志联邦国家象一座监狱，诸侯们从市民和农民身上榨取高额租税，他们躲在豪华的宫殿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并且用一个阿谀谄佞的侍臣的宫庭把自己包围起来。他们是德国统一的最可恶的敌人。

弗里德里希斯再次突然打断那位年长的同事的思路，说：“只有我们去创立一个统一的、自由的德国，现状才能够改变！”

他拿着帽子匆匆地走了出来，好象立即就要奔赴反对侯爵们，为了德国统一而斗争的战场似的。

* * *

这是一八二二年的夏天。

从马克思邻居家的花园里，即枢密顾问官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家的花园里发出了欢乐的儿童的笑声。一个可爱的小姑娘的声音大声地喊：

“现在你找我吧，我离你一点也不远呀！”

灌木的树枝发出沙沙的响声，一个满头黑色卷发的男孩用他的强壮身躯拨开那鲜花盛开的灌木，大笑地纵身走出来。

“我在这儿呢！”

那男孩停下来，仔细察听那个小姑娘的声音是从哪个方向来的，想了一下，飞快地向一棵紧靠着花园墙边的高大的杜松树跑去。

八岁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抱着这位天真的、带笑的四岁男孩，把他引到自己家里。

小卡尔喜欢待在这儿，因为燕妮有很多玩具：洋娃娃，小人书，积木和活动人。红头发的泽特用聪敏的眼光注视着玩耍的孩子们。喜欢阅读菲尔基尔和荷马史诗的房主人微笑着放下手里的书看着他们。

他很喜欢这个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的邻居家的活泼的孩子，

他甚至中途放下他爱好的书本去回答卡尔的问题。

当近处教堂的大钟打十二点的时候，燕妮才把小马克思送回他自己的家里。

* * *

卡尔十岁生日的那一天，父亲给他讲了善良的婆罗门教徒的故事。

“再读一遍！”小卡尔请求地说，他聚精会神地倾听每一句话。

“我自己考验自己”，父亲念道，“应该承认，假如我也愚蠢的话，就不会有幸福。”

这些话引起了这位十岁的少年的注意，因为故事感动了他。父亲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头发，说：“儿子，你要一边读书一边思考，这样你就会受到很多启发。”

* * *

时间过得很快。

那是一八三五年炎热的八月。葡萄已经变成了橙黄色，看守人纷纷爬上山坡，住到小屋子里去看守葡萄。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里，富裕市民的子弟们正在做投考大学的准备。从一八三〇年十月以来，卡尔就是这个中学的学生，现在应该通过高中毕业考试了。

考试从八月十日到九月二十四日延续了六个星期。卡尔在考试委员面前接受德文和文学的考试。他的浓密的黑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从他的坚硬的密合的白领子中，隆起一个壮实有力的喉核，乌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点也不怕地瞧着考试委员会的先生们。

卡尔很少看教师们的亲切面孔，他们虽然尽力矜持，他还是发现他们内心的严肃。

“考生马克思，关于赫德尔你知道些什么？”德文教员含笑地发问。

卡尔·马克思沉思了一下。他在德文课上关于赫德尔几乎没有听说什么，但是他胸有成竹！卡尔考虑要回答。他微微鞠躬，并用坚定的语气答道：

“我想首先谈一谈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尔的伟大著作。我想起歌德，他曾经肯定赫德尔所著的《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一书在国民教育上具有深刻的影响。这部著作，研究了从我们星球的自然条件到所有赋予人类的天才和力量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把这种历史过程看成一种自然的向前发展。我要附带说明，赫德尔所运用的方法在当时的科学条件下是不足以达到既定目的的。但是，没有赫德尔也就不可能有古典文学。”

卡尔·马克思回答了问题以后觉得惶惑和不安，但引起德文教员注意的是他自己对歌德的见解还不熟悉。

马克思迷惑而惊异，可他心里想着却暗自高兴。

他回答了最难回答的问题。

* * *

莱茵河中游地区，十月间的天气还是宜人的。当卡尔·马克思乘邮车来到大学城波恩的时候，波恩城正沉浸在夕阳的余晖里。他想在这里学习，想跟朗格教授听讲法律学和哲学。大学生们在这座莱茵河畔的美丽的小城市进行公开活动，他来到这儿的第一天就立即感到这个城市可爱。

他注册入学以后，很快就加入了文学团体。埃马努埃尔·盖贝尔和卡尔·格林也是这个团体的成员。那位二十一岁的盖贝尔——即后来“慕尼黑诗派”的领导人以及法文和西班牙文抒情诗歌的天才翻译家——很快就看出来，这位年青的法律系大学生对于文学和哲学比对法律学更感兴趣。

此外，卡尔还成为特利尔同乡会的会员，他穿着大学生的上装，上唇和两颊的毛茸茸的胡须看起来比十七岁的小伙子大一些。在团体的争论中，他是个急性子人。有一天人们谈论艺术的形式，卡尔·马克思大胆地表明了他的观点。他的主张是：“内容和形式一起构成艺术品，两者应该互相补充，构成统一的整体。没有形式就没有艺术品；但是只有形式而无重要内容，也就没有文学艺术。”

因为他还不满意自己说的话，他便思考了一会儿。

倾向于浪漫主义的埃马努埃尔和盖贝尔在细心倾听他的发言，他在青年大学生的活动中显得比较冷静一些。

* * *

在波恩的第一个学期飞快地过去了。卡尔·马克思不是伪善者，他同其他的大学同学一样爱好喝啤酒、享受自由。

他常常想念燕妮，她是特利尔全城最美丽的姑娘。近年来，她拒绝了不少向她求婚的阔少爷，她爱卡尔·马克思，她与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极亲密的关系。

卡尔在第一学期末的假期里回到了特利尔，他现在已经成了堂堂男子，并且具有更加独立的风度。就象他们度过共同的童年时代那样，他常常陪燕妮坐在花园里听鸫鸟啼鸣，有时晚上听夜莺歌唱。

但是，现在他同燕妮谈话，向她投去的目光都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他向燕妮讲述他在大学城的生活，谈他的学习、他的朋友，也谈文学团体的事。

有一天，他拉着幼年时代的女伴的手，紧紧地握着，柔和而低声地对他那“心上的小燕妮”说：

“我们愿意相爱吗，秘密地相爱?!”

燕妮拉着马克思的手放到自己的唇边，以示回答。

卡尔·马克思和燕妮就在这个时候决定终生结合在一起；只要卡尔·马克思生活在人世间，他对燕妮的思念也就永不消逝。

* * *

一八三六年度的假期结束以后，马克思启程去柏林，在普鲁士的首都进行学习深造。公共教育事业在洪堡的影响下有了改进，著名的教授在新建的大学里主持讲学，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用他的石牌楼建筑群美化了柏林市容。

卡尔·马克思开始学习后一年便迁居到座落在施特拉劳旧渔村的由渔夫戈特利布·克勒开设的旅店，并在那里用膳。马克思的求知欲很旺盛，每天都从图书馆带回许多书籍，渔夫老克勒见了怀疑地摇摇头，直率地对他说：

“我这里不是大学，而是人们喝啤酒的旅店！”

卡尔·马克思往往看书一直看到深夜。每当他读书或写作的时候，求知欲使他目光振奋、精神焕发。

一天夜晚，他突然把笔掷在书桌上，从烟碟里拿起一支雪茄烟，从座位上站起身满怀思虑地走出房间。他要把他读过的书再思考一番。

不，历史法律派的这些代表人物，加布勒和萨维尼是搞错了。普鲁士国家和它的法律都不是历史发展的最高产物。他想，法律应该不断地继续发展。他在思考中清算了法律学派，他认为，法律学派是这样一个学派：即它通过昨天的卑劣行为来使今天的卑劣行为合法化。这个学派宣称：如果农奴所受的鞭挞是传统的，是经过岁月和历史允许的，那么，农奴反抗鞭挞的一切呼吁便都是叛逆行为。……

他情不自禁地跳起身从一叠整整齐齐的纸中抽出他的一个笔记本，自言自语地说：

“凡是经不起我批判的东西就应该废弃，那怕这种观点是代